

金源紀事詩



金源紀事詩卷五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吳山圖

海陵垂涎杭越繪圖見意立馬吳山雄概如睹

也

大金國志上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即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吳山高高不極。好官家髯而黑。便鞮鞞短梢策。不懼一
跌爲泥。但願萬仞峯頭。矯首而獨立。此時顧盼殊自雄。
千里江山指顧中。生平大志藉一遂。算來只賴畫圖工。
周麟之海陵集金主亮面黧黑目下視長鬣余於貞
元殿見其狀郭彖睽車志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
極長銳云便於取體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
爲短轆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
其下戕死于江上

筆來歌

海陵將南牧紀漏消息也

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爲宋國賀正旦使宜生
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
館之都亭因問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
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

日筆來筆來。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筆來筆來。筆如劍。鐵騎奔騰。筆端見當時。作賦聲摩空。

此日北風吹滿面。豈知片語成禍胎。逆毛覆腕成飛灰。

丸藥不死何益哉。噫嘻乎。為傭工為緇童。依然可卿亦。

可公悔不投筆從禿翁。乘驛一去全無蹤。

岳珂桂史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面有權骨。可

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訂建劍。宜生心欲以

嚴莊向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汝為。恨得之晚。取尊用之。凸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

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

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

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遂諸儕撤
器有噫聲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
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
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托以
心余交之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
隱之袖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巖然鄉
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夜濟宜生于淮曰
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得志無忘中國逆而
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
其符以至于燕金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遭
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
延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
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喜擢第一不數年仕
至禮部尚書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
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
終宋稗類鈔建賊范汝爲倡獫狁建士如歐陽穎士
施達吳綜皆往從之建人陸業謝尙有鄉曲譽賊聲
言二人來卽降朝廷遣之旣而拘係二人反爲賊用
賊敗歐吳誅死陸謝施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
謂二人曰我輩去必死曷若早自裁達乃密令人爲

藥三丸一乃無毒者達取無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卽死既至行在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攷証迄從不減編置湖南中途又逸去有喜其才者以女妻之任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偽科

太醫使

紀祁宰忠諫也

本傳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疏諫大畧言今謀臣猛將異于當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人民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長星見于斗牛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之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舻不繼而江河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

世宗卽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泰和初詔
定功臣謚有司以宰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
尚書省揆李秉鈞乞詔特賜謚以
旌其忠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上醫醫國肱折頰一方貫澈天地人贈君丹砂玉札之
妙品除君左橫右橫之結癥丈夫立朝有至性刀鋸鼎
鑊有若鴻毛輕又何望忠勇之尉忠毅之名嗚呼祁宰
自有膽秦公郕公都不敢聞風醫諫並沃心龜鑑萬年
好共覽

本傳章宗卽位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
擢尙藥局都監史贊海陵伐宋浩安禮皆大臣一以
婉辭一以密諫賢于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
按張浩封秦國公耶律安禮封郕國公楊雲翼傳
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

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巽然知其為醫諫也又哀宗以河南旱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一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雲翼于泰和中嘗進萬年龜鑑錄

茸甲軍

紀硬軍不足恃也

大金國志正隆六年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從駕軍兵甲工上者聯以紫茸次者聯以黃茸下者聯以青茸步如虎翔如龍五千茸甲自足獵淮東那知淮東子女玉帛紛如雲帳中矢集不見茸甲軍

〔兵志〕禁軍之制本于合札謀克合札者言親軍也以
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舊常選諸軍之材武者為護駕
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
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
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日龍翔步兵日虎步以備宿
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所
謂從駕軍也 季通傳正隆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
旨宋使徐度等日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
帝王巡守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
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
之名無懷疑懼 大金國志主自采石之敗回揚州
召諸將約三日畢齊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日南
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
中一將日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日願聞教有總管萬
載日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
日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
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日淮東子女玉
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自郎主往
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乙
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

散走諸將射帳中
矢下如雨主即崩

造戰具

紀工役繁重也

本紀正隆四年二月丁未修中都城造戰船于
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
亦不許留侍三月丙辰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
督造兵器四月庚戌詔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
中都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
萬餘疋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
俟十月乙亥觀造船于通州五年十月籍諸路
水手得三萬人六年二月庚申徵諸道水手運
戰船癸亥發中都其造單船江二隻民蘆舍以
為材煮死人膏以為油殫民力如馬牛費
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于敗

南方役尙未已北方役又四起翰林封章求緩一封章

未下。身首裂。騷然諸路。並籍兵親老。不許留一丁。存者
 十萬。揮斧斤。夜中照我人膏燈。材有不足。屋舍傾。天陰
 鬼哭。中都城。嗚呼。中都良已苦。得免簽軍。猶勝十五路。

天金國志翰林學上所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
 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
 久苦轉輸不勝疲敝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
 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
 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
 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
 語未竟左右以刀刺其額遂屠之
又國主聚兵將
 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
 契丹奚家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
 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
 之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
 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一十五路皆簽之

試舟師

紀討徐元張旺也

〔本紀〕正隆五年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六月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七月辛巳詔東海縣徐元張旺誅誤者並釋之壬午以張宏信被命討賊稱疾逗留萊州與妓樂飲燕杖人二百

徐大刀刀法高生平不戀花柳嬌舟師上下習練勞鯨

鯢何敢掀波濤掀波濤激東海大刀行鯨鯢醢矛穴揮

矛翻敵舟弩牕發弩穿重鎧君王莫道試舟師舟師曜

武僅在斯三萬水手亦何知坐見船板一箭着一屍

〔徐文傳〕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為業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尙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

戰士為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為徐大刀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于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勢皆為賊所害州府令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眾請降師還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南宋書虞允文傳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弓齊射人多撥屍于板各舟無人存者

江南行

紀海陵南伐也

〔倭幸李通傳〕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李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

先導之海陵信其言以通
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阿家說夢薰風殿上帝宵來曾識面堂堂天策上將軍
試取江南反掌便醒來宮裡笛聲高一曲新歌望海潮
宮調不聞往不返錢唐佳麗欲魂消美人相送珠簾外
百日之行須自愛君王淚莫濕紅袍外府寶應收玉帶
百萬軍行震鼓鼙淮陽南去滿旌旗劉如準擬鋪新褥
內苑安排種木樨豈知大定天先定預志改元供掉罄
祠荒項羽泣英雄魚躍寧王虛瑞應禍福由來總自求
隋煬覆轍在揚州高麗未滅身先殞江左雲霓一笑休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尙書
李通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

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命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

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遣人至廡中視乘馬汗如水取箭數之亦少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

取江南乎通等皆賀又時國主及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

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也既而后亦到隨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

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張仲軻傳宋余康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

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為賜使卿如見爾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

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梁琬傳海陵欲伐宋琬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

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按張丑清河書畫舫劉夫人

字希建炎間嘗主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李通傳海陵日太師梁王連年用兵淹延歲月今

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毋以征行為勞九月海陵戒服乘馬具裝啟行明日妃嬪

皆行宮中慟哭久之按國志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本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十月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卽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丁未大軍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赦入白東京卽位改元事上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卽預志改元事也李通傳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廿二史劄記海陵大舉伐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按至瓜州爲其下所弑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海陵喜遷鶯詞旌高麗前漢書作高句驪麗音離海陵喜遷鶯詞旌麾初舉正駛驄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鬚爭奮捲地一聲鞞鼓笑談頃合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把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不京江左想雲霓切望元黃迎路人

魏海州

紀宋知州魏勝也

〔金綱目〕六年秋七月宿遷人魏勝作亂據海州附于宋九月遣兵攻海州不克時海陵將渡海

恐魏勝乘其後乃分兵攻之宋李寶

自海道援勝戰于新橋爲寶所敗

舞刀奮擊蒼山圍矢貫鼻齒尚未歸側身天地仗忠義
那問朝廷知不知蒼山圍解海州急忠勇李寶喜相接
新橋戰罷共安民城據孤山自雄傑隆興議和新締盟
海疆千里撤戍兵劉家統制坐不救性命直似鴻毛輕
噫嘻乎生我一寶殺我一寶如意戰車空自好焉得高
呼王九郎張旗共守淮陽道

〔南宋書〕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未
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

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
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金人遣蒙恬鎮
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殺鎮國沂民壁蒼山者數
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砮首勝晁來告急勝提兵往
救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
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果解蒼山圍勝嘗出戰矢中
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敵勝起義久朝廷尙未知沿
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
將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其功金主亮渡淮
慮勝睨其後分兵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
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入于新橋大破之
亮被絨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勝在海州民安其
政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
勝築重城圍山在內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
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木牌
太槍數十垂擅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
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
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弩車當
陣門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砲車在陣中兩陣
相近則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

則出騎兵掩擊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以其
 襲土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
 戍命知楚州金人乘其懈來襲勝欲禦之都統制劉
 寶以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
 于寶寶堅不發兵勝中矢墜馬死李寶傳膠西之
 捷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王友直傳
 友直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
 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
 扼其歸道子蓋麾軍進擊圍遂解按子蓋張浚姪時
 金人圍魏勝于海州奉詔解圍紹興三十二年事也
木傳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寶傳
 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其後金主

黃牛堡

紀宋制置王剛中也

金綱目正隆六年九月徒單合喜敗

于黃牛堡秦隴洮三州皆入于宋

大散關鐵騎充黃牛堡遊騎攻守將告急人情沟沟東

溪一馬鬣蓬鬆二百里路夜半行如風吳家老將起帳
中挾以疾馳奇兵從守臣翼以神臂弓捷書早奏明光
宮歸來泊然不居功豈徒榆柳綠蔭濃甘棠一例懷召
公。

〔南宋書〕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第二人故
事常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遷中
書舍人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剛中命制置四川
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時吳璘累官闕至大帥其
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
柔以武競則窒于暴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
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
會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
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
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
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
將帥之功我何有焉燾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

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
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著有東溪集諸書續資治

通鑑金人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拒大散關遊騎攻黃

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

一馬騎二百里至吳璘營璘即馳至殺金坪李彥堅

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

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

休復人會西漢吳越王曰無道之國中無道之臣

陳家島洞中字却京樂平人與與進士第二人

紀蘇保衡敗於李寶也

宮綱目蘇保衡之師敗于陳家島鄭一

家奴没于陣所亾器甲糧料以萬計

海波騰躍欲没山北風倒拒潑李三李三心腸堅鐵石

再拜神祠借神力拜未終神反風桅樓底聞鼓鐘鼓鐘

嗚呼海風爾何心得非中都夫匠之冤魂
風助火威火四達濤山浪屋徹底紅掣可舉帆不容髮

續資治通鑑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
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
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風自桅樓中來如
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
民遙見寶船引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
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可舉
帆帆皆紐纜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
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
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
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南宋
書李寶乘氏人少無賴鄉人號爲潑李三金主亮渝
盟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謀聞高
宗召寶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令督海舟捍禦次江
陰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偕

往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慄
 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
 酬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
 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矣寶喜曰我
 兒不負乃翁矣趨衆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
 兵登岸將士無不一當十敵引去按此在陳家島前
 急中揚王江上錄海陵政令苛賦重百賦大淵不
 急中都工匠死者數千人兵民中

瓜洲渡

譏宋統制劉汜也

金綱目宋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
 瓜洲海陵悉取淮西地進至瓜洲錡疾甚令劉
 汜塞瓜洲時宋遣葉義問視師江淮義問令李
 橫權錡軍事海陵督兵過江劉汜不戰而潰橫
 軍益孤不能自立亦退大兵
 乘之殺宋統制魏俊王方

鎮戎性愛玉女粉洗面時需六七品芝蘭玉樹紫羅囊

風流未許相牽引。威名舊日劉都護。老病年來愧謬誤。
一愧不如虞允文。再愧不如謝太傅。

南宋書劉汜錡姪也。習膏梁氣味。每洗面用澡豆玉女粉之類。六七品。凡奉其身者皆稱是。錡徂于順昌之勝。欲功名萃于一門。傲謝安之舉元而竟以非才誤事。錡深恨之。
仲武。歷官瀘州軍節度使。錡其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望之。人服其精高。宗卽位。爲隴西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又督府參贊。虞允文自采石來。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嘔血數升而卒。諡武穆。

采石磯

紀宋參謀虞允文也

金綱目十一月師
敗于采石還奔揚

隔江十丈建黃屋絳旗還隨繡旗簇。馱馱力健正嘶風。
盛氣直壓江南北。參謀高坐蛾眉臺。戈船左右次第開。
海鯨踏動巨艦破。登山觀者數里排。當年記得梁王濟。
不見一人與一騎。正隆渡江乃若斯。車書混一知難冀。
玉麟枉自賜黃金龍鳳舟。前盡敗兵不見中流紙船輕。
六十萬眾不如一書生。

南宋書虞允文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
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
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我
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眾曰敵謀
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能戮力金帛誥
命皆在此眾曰當盡死力轉相告皆奮臂請戰允文

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劉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
黃屋亮踞坐其下時宋軍纜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
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
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
望楊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續資治
通鑑作
艘十餘爲沙塞不可出允文急命當塗民登海鰲船
踏車發十海鰲迎之允文坐蛾眉臺督之曰此是必
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衆皆奮躍海
鰲衝十七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我軍勝矣初亮問
其下昔年兀術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
軍卽走我船着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
矣及楊林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
助兵勢金尙有四十船未出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
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
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海陵遂焚龍
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
濟江者也亮至瓜洲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接試命戰
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
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未可輕
亮怒欲斬之未幾亮爲其下所弑續資治通鑑金

主亮築臺江上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
黃金一兩又亮戎服乘馬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馱驥力健詳前
江南行註車書混一詳前吳山圖註

龜山寺

海陵躬爲弑逆未正天誅故申撫青雜說以昭

炯戒

宋稗類鈔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揚州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白了城多寫完顏亮死于此字

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寺人多不可容致變死

神。兵。十。萬。空。中。行。東。爲。許。遠。西。張。巡。上。帝。誅。逆。有。先。聲。

兵。威。已。振。皂。角。林。南。雷。左。右。鬚。似。戟。奪。盡。從。征。將。士。魄。

長。江。沓。沓。鴉。鶻。船。三。十。二。軍。都。倒。戟。海。陵。至。此。應。爽。然。

天位妄據十三年殺人到底還自殺龜山窮蹙人誰憐
御舟拋擲金龍箭迎路元黃那得見大髻衣裏烟滿天
殘魂空泣班荆館

王明清撫青雜說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
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四出
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其
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其
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
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
否一人應曰彼乃生人與我不相關涉兼資聞知爲
鬼兵乃免胄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
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征討何事門者命
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
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
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
裝甲胄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我奉天符來
助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謝因請神號西向者

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某
 乃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
 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
 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
 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歛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
 得瞻拜風采須臾命酒肴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
 食忽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
 主將我奉天符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
 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至下寨所已不
 復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
 之禍果如其言大金國志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
 來瓜洲渡劉綺敗之于皂角林李通傳海陵自將
 分諸道兵為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
 果神畧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
 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
 毅威震威畧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
 各一員又海陵至揚州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
 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射之南岸招諭宋人于是宋
 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
 其書即命焚之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于瓜

洲渡期以明日渡江後者死續資治通鑑紀黎明
耶律元宜麟元直完等諸將以衆薄亮營亮意宋兵
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
也近侍大慶山日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焉往
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
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
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玃大慶山等皆殺之本紀
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元黃迎路海陵詞注見江南篇

七星胸

世宗爲金令主治號小堯舜首紀奇表見神靈

天直也

本紀世宗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母
日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
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
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

每出獵者老皆隨而觀之皇統間封葛王貞元
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
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
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

遼陽日長睡正濃紅光一片生房櫳屋上蜿蜒蟠黃龍
藩邸佳祥那可窮君王致治堯舜同奇表不必三乳豐
七星北斗羅心胸何啻眉八彩目重瞳

五行志正隆六年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
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于空上又夜有大星
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
見之是時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
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從行者未幾海
陵下詔南征本紀贊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
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
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清安寺

紀除患也

本紀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

存福伺起居適以造兵器餘財造甲數十存福

大慈宣言留守何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與推

東樂官李彥隆託為繫毬謀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謀

告則來告平定知軍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嘗聞

干闕上有疾即使近習來觀動靜至是又使謀良虎

麟又圖淮北諸王上知之常隱憂及聞存福圖已

宗為事且有迹帝舅李石勸上早圖之于是以議備

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

來並于坐上執之十月乙巳擊殺存福等是夜

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

進固讓良久于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

國狗之瘕無不噬良鄉往事淚猶漬綱羅千里布毬場
欲翦爪牙集蕭寺蕭寺清安日閉關憫忠方丈同寬閒

備兵聚議召高李有如酬酒祝狂瀾留守生平弗奉佛
抱得佛心佛蔭密慶雲五色護空中杳靄鬼兵並消滅

昭德皇后事詳見良鄉哀註廿二史劄記京師宣

武門外法源寺最宏做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

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真宗計建道場于此及金大定

間策試女直進士于此二事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

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與皇太后素服飯僧于

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

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遊

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于大延壽寺欽宗館

于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于憫忠

寺明日殺之此皆憫忠寺故事也本紀正隆六年

東梁水漲溢暴至城下水與城等決女墻石罅中流

入城湍激如湧城中人惶駭上親登城舉酒酬之水

退又大定八年正月辛未謂秘書監移刺子敬曰

朕于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

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爲太子生日及

歲元嘗飲酒往者亦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

歲元嘗飲酒往者亦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

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
可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鬼兵見上注

高才篇

美舉賢之急也

〔本紀〕大定二年正月上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
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
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
心〔史〕贊舉賢之急求賢之切不絕于訓辭

人才愈拙乃愈真正士不登權要門五品以下我不識

鷹房廚人難治民君不見段秀實顏真卿當時蔽之在

大臣沒齒不得秉樞衡堂阜一囚已瀕死三釁三沐尊

攘垂千春嗚呼天下亦大矣黃金臺前水瀾瀾宰相薦

賢事最美勿畏才能高於已

〔本紀〕三年詔求仕官輒入權要之門追一官仍降除
以請求有所饋送及受之者具狀奉裁

〔又〕上謂宰
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于得人三品以上朕
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

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
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

〔又〕
上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狗已欲多所升
擢朕卽位以來以此爲戒近聞蠡州同知移刺延壽

在官汙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
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

職任

〔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
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

終不引用亦當時大臣錮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
親故而特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

〔又〕曰齊桓中主
也用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旣
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

某人長于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
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

〔又〕曰卿
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平章政事襄及右丞張
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上曰

春秋諸國分裂土地。徧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其治者乎。宰臣皆有慚色。隋上谷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仿魏吟

美求言之切也

本紀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故毋乃亦不知也

皋益既遠。近惟魏徵。有大利害。苦口力爭。君臣嘉會。勿

讓古人。

一解

嗟嗟臣工。各具肺腑。百姓上書。猶有所補。

矧居機要。忍緘默以終古。

二解

古人將諫。與妻子訣。鼎

鑊在前。志不可奪。母撫細碎。謂能拾遺補闕。

三解

今日

上章明日執政功名之階奏疏是競苟有利于國家我

不爾斬四解 刑宰審諤事君以忠專任獨見惜遇瞽聵

殷鑒不遠勿比我于正隆五解 孰爭稅戶不日免之孰

議北原不日城之以規為瑱夫何至於斯六解

世紀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

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

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百

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信居機要畧無

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

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

亾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

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又曰朕觀前代人臣將諫于朝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觀其死亦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于國者人所難能也又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于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

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土書言事蓋覲
覲執政耳其于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
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于市此本朝以
來一人而已大金國志李晏傳初遼人掠中原及
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
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
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
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詠者積年臺
寺不爲理又訴于晏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
吏弄法舞文沙門旣謂出家可與男女雜處乎宰相
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曰前日車駕幸遼東
閭山寺僧會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無
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
我耶卽日免之按閭山寺金史作龍宮寺康元弼
傳大定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
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益而城在益中水易爲害請命
于朝以徙之卒改築
于北原曹人賴焉

飾金禁

美服御節儉也

〔本紀〕八年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

民間語。禁銷金。宮中器。禁飾金。君王惜金。金日新。咸知黃屋非堯心。君王服。尚澣濯。一衣三年。亦不惡。君王居。懶植竹。卑隘民家。念暑溽。由來多費。豈美事。儉約當從。貴近始興。修歲損宮人錢。工役還將奴婢使。嗚呼。以此示後。昆殿廷繡工。猶用一千二百人。

〔本紀〕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改作明金字
〔又〕上謂宰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
〔又〕上御廣仁殿

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
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
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尙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
尙書省奏越王承中隋王承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
夫上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
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
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
又上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
何以安處又吏部尙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上
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
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當更務從儉
素使民知所效也張汝霖傳初章宗新卽位有司
言改造殿廷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
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
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
其後奢用寢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尙食局

美菲飲食也

趙興祥傳為左宣徽使上曰尙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卽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于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酌量損減

尙食局。滋味調。尙食官。嘗視勞。太官一飯費。民間竭脂膏。君言天子亦人耳。御廚侈靡徒爾爾。有羊何必沙苑。供但取可口而已矣。時果海葱擾可知。不須香閣諫官辭。人來曠野留地輩。騎走風塵罷荔支。咄哉民飢不可見。公主家中日歡讌。莫學遼家日宰三百羊。朝夕徒誇有餘膳。

本紀二十七年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罰之尙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卽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 又上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嘗膳只

四五味已厭餒之比初卽位日減七八宰臣曰天子
 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任費安用
 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
 今罷之
 又召尙食局使諭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
 膏曰者品味太多不可遍舉徒爲虛費自今只進可
 口者數品而已
 又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
 監日進時果曰葱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
 果三日一進
 又上諭尙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
 閩蔚州采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
 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
 又上退朝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
 非便上諭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
 曰有司奉上惟沾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
 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
 約言方知之
 又上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嘗有
 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
 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爲
 也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
 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
 幼失師保之訓及其卽位故不知民間疾苦也
 又

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刺子敬論古今事因
日亾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
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飢餒猶在已
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禱何益之有

皇武宴

會寧爲金舊土皇武一宴如讀行葦詩也

〔本紀〕二十四年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
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
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
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
日乃罷又二十五年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婦于
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
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
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
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
酒上曰我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我爲汝
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
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

慨想祖宗宛然如觀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
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
萬歲于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
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

金源風俗重端午。菖蒲青青滿江。澣大杓共講布衣歡。
玉液瓊腴溢皇武。上京發祥地。桓端何九九。時聽女直
詞。相顧俱怡然。何爲使我燕京去。會寧迢迢有如隔遙
天。安能身爲沙。忽帶載我兄弟日。向海古相流連歌我
曲。呼我祖慷慨淋漓自成譜。王業艱難宛如覩。和歌循
環盈堂。廡宗戚捧觴醉袖。彈不知沛宮擊筑可如我。

本紀二十四年二月上日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
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
按沈德符野獲編。京師最重端午。天壇遊人極盛。聯
鑣飛鞍。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

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而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本紀十二年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唯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地理志上京路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國語解桓端松也沙忽帶舟也

歌本曲

世宗歌本曲其詞不傳因集國語解補之亦余

尚書聖壽鐵擺詩例也

本紀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萬春節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托以

戒皇大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契丹國志余尚書靖北語詩有聖壽鐵擺俱可忒之句註鐵擺嵩高也可忒無極也

我買沙忽帶猶能涉忒鄰我養訛古乃猶能上哈丹誰

言十謀克不及一猛安

一解

咨爾勃極烈毋徒尙奴申

不見答不也烏烈嘉穀新不見阿徒罕胡刺爨烟橫二

解水邊孰輦香山上桓端古藹藹山只昆夙夜幹里朶

兀典麗中天勿學謀良虎

三解

莫嫌阿里孫祇貴散亦

孛莫嫌謾都譌祇貴辭不失庶守撒答言無忝阿胡迭

四解

國語解沙忽帶舟也武鄰海也 詭古乃犬之有文
者山之上銳者日哈丹 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

也 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奴申和睦之義 答不

也 耘田者烏烈草廩也 阿徒罕採薪之子胡刺竈

也 桓端松也孰輦蓮也 山只昆舍人也幹里朶

官府治事之所 兀典明星也謀良虎無賴之名

阿里孫貌不揚也散亦孛奇男子也 謾都譎癡駮

之謂辭不失酒醒也 撒答老人之稱也 阿胡迭

也 長子

散官祿

紀厚宗族也

〔本紀〕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

者若不加恩澤于親親之道有所未宏朕欲授

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

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于詩書皆

帝王美

事也

女直棟莠連文武才多全。玉林有未實思與置散官散
官置祿可賜任教一日。啗三羊朝夕之供能自致噫嘻
乎。海姑兄弟指邱墓宗枝那得常如故。莫但誇數車書
五虎賦。

始祖以下諸子傳贊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人
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按出虎水世祖
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最傳熙宗獵于海島
三日之間親射五虎最獻東狩射虎賦賜以佩刀玉
帶良馬。數車書亦勗事
已見第一卷女直字註

金蓮川

美納諫也

地理志西京路桓州曷里許東川更名金蓮川
世宗曰蓮者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景

明宮避暑宮也在京經有殿曰葉山其文義景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東風更金殿

金枝玉葉紛相連。景明宮殿環晴川。君王避暑年復年。
啟行萬乘方轟然。誰其諫者王府椽。綠章夜上神龍殿。
危言仰觸雷霆威。微命渾忘螻蟻賤。猗嗟宇宙方光昌。
以時巡幸庸何傷。恐閉言路霽威受。寧嫌抗論比陪場。
君不見唐宗能罷關。南行漢帝不敢馳。霸陵君明臣直。
照古今千言纚纚不負建鐸懸鞞心。

梁襄傳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于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

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地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

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于頓舍之處軍騎闕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疲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瘠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濡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田獵行于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設于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至翠華有嶠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以

此也臣聞太康敗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而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臣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陷千吏議豈不愚謬惟陛下俯垂聽納則雖死猶生也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余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至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亾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遊以時即兆禍亂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選為監察御史史贊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于斯為盛嗚呼休哉

金帶諭

紀飭蒲察通也通後拜尚書右丞平章政事意

已革其非心歟

續資治通鑑金蒲察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

惡其為人十二月出為肇州防禦使臨發賜金

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

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

衆也因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

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

李郎御記姓名噪絕裾不願同温嶠生平至性本過人

忠實微嫌心未到官家默司造化功千辟萬灌金在鎔

鼓舞磨鍊意交至感愧胥在一帶中浮沉外僚疑不起

盡心讓事天顏喜崇尹從前未得過敬暉此日難輕擬

忠孝由來本性生才猷偏至待裁成肇州謫去憐遷徙

宰相歸來輔聖明

按蒲察漢姓日李猶完顏漢姓日王徒單日杜石抹

日蕭移刺日劉納刺日康夾谷日全裴滿日麻散答

日駱僕散日林紇石烈日高烏林答日蔡木虎日董

古里甲日汪也見國語解蒲察通傳本名蒲魯渾

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

衆訝之日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

廷義而從之世宗時除殿前都檢點初大理卿闕世

宗欲令通為之問宰臣對日通點檢器也上日點檢

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日通

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

丞詔議推拼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為止驗見在產

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為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

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

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

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日議事當如通之盡心

也閱三年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初通在政府舉太

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
大用其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饋獻議

紀持法平恕也

續資治通鑑金尙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

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

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尙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

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

天下之道自今宰執

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交聘最重生辰使聖節綾羅雜沓至耳目所及濡染深

饋獻紛然滿篋笥議上君王發嘆噫豺狼不問問狐狸

貪廉黜陟宜中典樞密尙書孰是非君不見買車材不

償直取良弓拋不得由來小玷難深責生辰奚必科貪

墨。

生辰使見交聘表天金國志皇統四年夏遣使於

南宋賀天中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

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天金集禮正旦生

辰禮物隨京府州軍并運司每年供綾羅共二千三

十段大定二年二月十一日禮部擬呈依准前來舊

例五品以上文武職事官依下項等第供進銀香合

蒙准行三師三公五十兩親王宰臣使相四十兩執

政官三十兩二品二十五兩三品二十兩四品十五

兩五品一十兩具位臣姓名今謹進獻萬壽節祝聖

壽儀如復香合銀合種翻右謹隨狀上進以聞本

紀十八年十一月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

材于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上因言

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汙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

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

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惟當用中典耳又上嘗命

左衛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婁室以

告命點檢司鞠磐磐妹爲寶林磐屬內侍僧兒言之
寶林寶林以聞命杖僧兒百出磐爲隴州防禦使

東塔樂

紀女直科得人也

選舉志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大定十三年乃就憫忠寺試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日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象也中選者得徒單

一。聲。一。聲。天。樂。和。飄。飄。來。自。宰。塔。波。起。於。起。處。人。莫。定。

文。明。肇。啟。女。直。科。女。直。科。始。大。定。三。問。不。容。遺。一。問。漏。

寫。詩。註。總。難。登。先。試。論。題。許。其。進。是。時。徒。單。能。宏。道。光。

武。中。興。傳。賦。藁。塔。語。清。於。替。屐。岡。如。道。此。科。此。人。好。我。

欲。記。此。樂。此。樂。調。何。長。遙。空。一。片。諧。宮。商。焉。得。聽。風。聽。

水譜霓裳

完顏匡傳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大定十九年世宗
詔充太子侍讀宣宗章宗皆就學二十五年匡中禮
部策論進士是歲顯宗監國二月甲辰御試前一日
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內刺國
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
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戶可封
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已
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孰觀策問敷
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
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
修衡助教鑑長于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二
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
除中都路教授選舉志二十八年上諭宰臣曰女
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若試以經義
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
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
貫通今宜于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
徒單鑑傳鑑穎悟絕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

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待講學士徒單子溫
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
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
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樞
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尙書省議奏
日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
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從之九年八月鎰等二
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世宗嘗問太尉完
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才可任
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溫雅其心
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
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日不設此科安得此
人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
皆出其門多至卿相有宏道集六卷

皆出其門矣至喉肺昏寒酸六卷

人誠則類式五學問編授一節亦止

極細對來九中興類對來九中興

手疑公之張赴誠誠誠誠誠誠誠

知謂其日然當以應知忠之文日

應字法日盡畢論何廣人出守

上山人女被殺對新行劍劍一

正律道一前贈望便存上上上

日既在文直懸上上且且且且且

審與宋破想妙語為文直八舉取上

庶學辭案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金源紀事詩卷五

金源紀事詩卷五

金源紀事詩卷六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顯業敬甫

男

顯榦禮卿

註

錫宴錢

美獄空也

唐括安禮傳大定初為大興尹七年大興府獄空詔賜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世間奇事那有此。囹圄一空刑殺止。獄囚歲斷二十人。宇宙太和今日是。吁嗟鬻金阿思鉢。箠楚累人寃入骨。

從今貫索九星沉。何怪慶雲叢捧日。啾啾有鳥巢獄前。
鞭。轡。間。殺。木。鶴。仙。百。杯。獄。吏。胥。陶。然。此。樂。何。減。唐。虞。年。

刑志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盜不得命檢點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鞠之掠三人死五人誣服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刺道雜治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于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董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鞠獄者不以情求之乎。賜死者錢二百貫。不死者五十貫。本紀七年七月己卯慶雲環日。八月辛亥慶雲環日。禮志應天門頌赦設雞竿于樓下。左竿上置大盤盤中置金雞。雞口銜絳幡幡上金書大赦天下四字。卷而銜之。又設捧制書本鶴仙人一。以紅繩貫之。引以鞭轡置子御前欄子上。又設捧鶴畫臺于樓下。正中本紀紀贊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勸孝錢

紀余里也。十子孝行也。

〔本紀〕二十一年正月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有移刺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于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爲孝子之勸

移刺有十子母死泣不止相率廬墓去同心邁前史一旬而一週三年疾如駛凄其風雨中時呼兒在此百戶賜孝經風動乃至是莫言大定亂民多十子人人泣蓼莪至性結成聖世瑞又何啻異畝合穎之嘉禾

〔梁肅傳〕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卽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廿二史劄記〕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
定六年泰州民和卓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等
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
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
錫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
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
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
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二十年布沙堪羣牧所羅
和俱以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二十三
年潞州民陳圓俱以亂言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
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究
有司俱不敢隱故奏獻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
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于吏治耶五行志大
定三年永興進嘉禾異畝同類二十四年眞定進嘉
禾異畝
同類

平窩幹

大定初年契丹難作窩幹橫噬世宗召還謀術

責成僕散忠義蓋武功成於睿斷也

〔金綱目〕海陵使脾印燥合籍遼丁壯遼人曰西北世相征伐若丁壯盡行老弱悉為虜矣燥合不聽于是西北招討譯史撒八與部眾殺招討使沃側及燥合等立故遼王延禧之孫為主推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海陵使僕散忽土往討無功撒八恐大軍繼至不敵乃謀歸西遼既發眾不願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幹殺撤八執老和尚自為都元帥引眾東還至臨潢府東京留守烏祿招之窩幹謀于眾或言昔谷神丞相嘗言西北部族他日尚有事今正合此語決計不降有眾五萬〔又〕大定二年秋八月以僕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德壽為兵部尚書同討窩幹僕散忠義敗于花道德壽援之窩幹遁追及于陷泉獲其弟梟七月窩幹平括里撒八奔于未

〔按〕僕散忠義今作布薩忠義

長源水馬力竭霧霰河岸斗絕斜哥父子軍謀拙天正

鷓鴣張終勿戢。長鬚元帥喜談兵。太師梁王更再生。指麾
左右揮鐵簡。角之倚之鋒誰撓。陷泉霧塞兵不進。醜酒
呼天天亦應。廓然四顧皆清寧。瞻落南岡偃月陣。君不
見雲中余覩事無成。一姓由來不再興。千秋兀室功烈
等。唱徹凱歌燕子城。

〔金綱目〕大定二年窩幹自秦州攻濟州欲邀截糧運
謀衍遣福壽等率左翼紇石烈志寧率右翼以輕兵
襲之羣牧人紉者棄家來降謀衍曰賊馬肥健官馬
疲弱所以不能取勝勞其馬而疲之必捷此去賊營
八十里此遇賊馬已憊賊之輜重去此不遠攻之賊
必來救比至賊馬已疲而我馬未乏以逸待勞勝之
道也從之先攻其輜重窩幹來救遇于長源水大破
之〔按〕長源水金史作長灤紇石烈志寧今作嚇舍哩
志寧〔又〕窩幹率衆西走紇石烈志寧追及于霧霖
河未得渡乃對岸爲疑兵而令夾谷清臣徒單海羅

于下流偷渡兩岸斗絕且混淖軍士東柳填港而進
叛臣傳移刺窩幹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撤入爲
亂受其僞署後殺撤入遂有其衆正隆六年十二月
遂稱帝改元天正僕散忠義傳忠義魁偉長鬚喜
談兵有大畧宗弼稱之曰此子忠畧過人將帥之器
也移刺窩幹僭號兵久不決元帥完顏謀衍旣敗之
于霧縠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暴
橫軍中士卒不用命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
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悅
卽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右副
元帥封榮國公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
陣而西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
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
賊引去復追及于梟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
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
助惡當爲開霽奠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
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梟烏延查刺
傳查刺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
簡萬戶世宗卽位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
幹戰于花道賊引去西過梟嶺追及于陷泉僞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刺查刺回顧以
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
遂大敗窩幹平以為宿直將軍（紇石烈志寧傳）當
是時窩幹既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
神獨幹執窩幹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
清臣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
馬逆黨平上日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
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按志寧梁王宗弼壻）余
觀兀室註詳前雲中嘆篇

取淮泗

宋張浚都督江淮遣李顯忠邵宏淵伐金二將
不協師潰符離紀其不如金帥之和也

通鑑綱目降興元年（金）三月金人以書來
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夏四月張浚使
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李顯忠復靈壁遂會
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又）李顯忠邵宏淵之

師潰于符離續資治通鑑紇石烈士寧自睢
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李撒復自汴
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
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
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
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鬥志
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
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顯忠移軍入城統
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
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
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
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
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遂夜
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
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

關西將軍克敵弓炎天力卻萬騎攻三更鳴鼓忽大譟
一軍幾化爲沙蟲符離未幾師大潰靈壁戰功悉拋棄

豈真搖扇求清涼。已見諸公失淮泗。金源有君兼有臣。
十人那能執一人。宿州旗幟識上將。東西倏忽驚若神。
一彼一此疆場事。勝負兵家皆自致。梁王女壻大將才。
挽強深拜髯翁賜。君不見夏月久雨弓解膠。萬張貯庫
誰所教。玉吐鶻兮金線袍。和衷烏者渾忘勞。

續資治通鑑張浚渡江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
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

西將軍也郎瑛七修類藁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

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

治功之不能成也觀全史可知紇石烈志寧傳志

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

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但恐世輔遜去耳世輔聞志

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日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里等

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

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

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益安
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
望見州西兵旌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
兵少不足慮先擊之萬戶蒲查擊敗之明日世輔悉
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復大
敗走者自相蹈籍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
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于
隍聞世輔乘夜脫走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
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按李顯忠金史作李世
輔僕散忠義傳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
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于別庫及自
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
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
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按忠義本名烏者

鎖使館

紀宋使臣洪邁也

金綱目大定二年二月宋遣洪邁來報聘書用
敵國體乃鎖邁于使館三日不通水漿將留之

張浩諫
乃遣還

洪佛子有令子皇華使前後至昔時君王去尊號今日
弟兄講投報尊號已去禮數恭投報初講嫌倨傲昔時
天寒燃馬矢今日館中絕漿水馬矢紅時麪可煨水漿
絕後渴欲死諸生莫漫笑擺頭擺頭拚見烏白頭當時
不得張參政那免復向冷山遊

洪皓傳為秀州司錄歲滂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
咸德稱洪佛子

按邁皓第三子燃馬矢註見冷山

行天金國志宋以中書舍人洪邁為賀登位使知
閩門事張淪副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不圖德合

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悵爰從海上之盟

獲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

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日願畫

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

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報書有日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爲大鑒再作禍端宋稗類鈔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盧爲金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使詞云洪遭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旣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姪皇帝

隆興議和稱名稱姪湯思退主之是又一秦檜

也

續資治通鑑隆興二年八月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

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櫬與櫬不已必至如晉出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上皆婦人也不聽

小朝廷日紛爭一檜死一檜生奉表稱臣三十載變而稱姪喜不勝君王耀德不耀武兩家自息爭戰苦不然反覆在諸臣盟誓之言亦何補君不見石敬瑭兒皇帝石重貴孫皇帝歲歲事遼全不濟何如南北稱兄弟關南國書有舊例

南宋書秦檜主和胡銓抗疏言曰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願斷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以死。寧波處小朝廷求活耶。按三人兼王倫言。懷麓堂樂府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立臣為朋。誰哉更問胡邦衡。契丹國志關南誓書。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二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元大宋皇帝云云。時宋慶立二年也。

撤戍兵

紀南北和議成也

金綱目大定五年遣宋使魏杞還復通和撤淮南兵命元帥府酌留六萬人戍邊餘北還仍以

歲幣犒賞諸軍

猛安兵謀克兵從今一撤不復興淮南戍淮北戍兩家戍兵須盡去勸君勿愛馬刻木勸君勿令絃傷目好鎔鐵杖鑄農器長淮一路驅黃犢

宋稗類鈔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緻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劉恭甫奏事便殿見一馬在殿前不動問王公明日此木刻者上于萬幾之暇御以習據鞍騎射也續資治通鑑乾道五年夏五月帝以射弓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千萬里之遠尙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

鞏洛原

紀葬宋欽宗也

續資治通鑑乾道六年十一月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附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

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七年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按鞏洛宋列祖陵墓所

在此大定十一年事

少帝有九哥九哥無少帝太乙宮使不敢期臨安啞樂
同兒戲蒼涼孤柩歲月徂鞏洛空原身似寄噫嘻平生
不識錢唐城死猶葬河南地荒荒列祖陵魂魄不相棄
遙念永獻名子虛足垂涕龍沙歸去木燈檠一品此間
黃土存免得他年林義士春風一例哭冬青

太乙宮使註詳前歸韋后篇 三朝北盟會編醫官

王繼先于宅傍翔一別館畜臨安名妓劉榮奴其子

悅道則畜金盼盼父子聚麀令妓女時作歌舞聞淵

聖升還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為戲名為啞

樂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

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 癸辛雜志楊髡發

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按欽宗葬鞏洛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癸辛雜識似誤南宋書林德陽字景曦太學生當諸陵發時故為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收鑄銀作小牌賄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東嘉其詩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遂昌鄭元祐紀之

摺笏疏

紀宋使范成大爭受書禮也

南宋書范成大傳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金近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

館所金主遣伴使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金綱目〕大定九年夏閏五月宋遣祈請使范成大來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世宗復書言陵

寢只可奉遷而降榻受書尊卑之分久定不許

天力日力與國力三者不虛藉臣力石湖名譽出扶桑
仰止風流到巾幘大定通和盟誓成豈將叔姪比君臣
捧書北使多陞殿降榻南朝憾屈身燕山奏草懷中具
慷慨陳辭衆目注但知欲改受書儀那問此非獻書處
南渡才名范陸齊范家搢笏陸家知陸家自愛南園好
譜出錦綉紅縐詞

〔本傳〕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趨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日

日力日國力日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按
 范有石湖集天金國志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
 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
 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
 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
 宋帝悔之遣使祈削此禮報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
 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期抑聞附請之詞
 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
 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又十一
 年宋遣趙雄來賀國主生辰附國書曰再披諒諭之
 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
 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不報
西朝聞見錄陸游為韓侂胄作南園記又有鄭絳者
 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礬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
 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又韓喜陸附已至
 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裯
 紅纒之語

王競奉使當在海陵時而本傳及交聘表俱不載故附著於此

元好問中州集王競奉使江左讀同官蕭顯之西湖行記詩雲烟濃淡費臨摹行記看來卽畫圖雲夢不妨吞八九筆端滴水了西湖

惜別換衣時飲餞馬上一鞭語欸欸春秋報禮備皇華
行行早至班荆館館裏開筵恩澤長明晨天竺去燒香
乳糖沈水清齋寵銀合龍茶撫問忙兩朝叔姪新盟在
信誓尊卑終不改候潮門外暫徘徊濃淡烟雲費摹揣
胸中雲夢吞八九滴水西湖亦何有一編行記足披尋
勿疑和靖臨安守

[許亢宗行程錄]就殿上請國書奉下殿賜使副襲衣
 鞍馬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為惜別之會
 又日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伴或幣帛交
 贈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欵
 不計巡以醉為度皆舊例也 [又]上馬復送至兩界
 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 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
 之記引接展狀舉鞭揖則各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
 躊躕為不忍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為之
 揮淚南人無之 [陸游入蜀記]班荆館者北使宿頓
 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 [祝穆方輿勝覽]都
 亭驛在候潮門裏國信所北使至闕先遣館伴使賜
 御筵于班荆館明日始至都亭驛又明日入見見之
 二日與伴使皆往天竺寺燒香上賜沉香乳糖齋筵
 酒果次日至冷泉亭呼猿洞而歸 周密武林舊事
 北使到闕賜御筵于班荆館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
 銀合三十兩 [陸游老學菴筆記]金使自云悟室之
 孫喜讀書鄧千里館之道西湖至和靖祠
 忽問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但笑而已

分國表

紀拒任得敬之請美燭遠也

西夏傳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尙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日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續當遣使以詢來歷得敬始有懼心入月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按仁孝夏國王李乾順子

斜哥書姦臣筆分國表權臣逼朗朗中天日月懸窮陰
魑魅俱逃匿昔者乞良醫一騎西南馳附表忘定分禮

物紛相貽噫嘻得敬有何病病在異圖失本性上醫醫國仗天家一表識得膏肓證全璧依然帶礪盟隴龐嶺地不容輕百頭寶帳抒忱悃廡下還叨飲饌精

〔本紀〕二年七月速頻軍士木里古等誣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日此誣

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木里古伏誅〔西夏傳〕其

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月

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

為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

日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

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日

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卻之〔又〕仁

孝深念世宗思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日

夏國所獻自有方物可卻之仁孝再以表上日所進

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

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為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

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本紀〕二年四月

夏國遣使來賀卽位及進方物及賀萬春節辛巳宴
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皆坐廡下賜食上察
其食不精腆日何以服遠
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

四十城

紀卻趙位寵之獻美不貪也

高麗傳大定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
皓遣徐彥寧等九十六人土表日前王本非避
讓大將軍鄭冲夫鄭將李義方實弒之臣位寵
請以慈悲嶺以西王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
兵助援上曰王皓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爲
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
徐彥寧等送高麗頃之王皓
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

九城突兀曷懶甸幹賽當年日酣戰咄哉留守在西京
四十餘城千里獻大寧天子撚長髯我之所寶在不貪

禮物尙許石誤玉此事奚爲來我前嶺慈悲江鴨綠尺
寸由來高麗屬纍纍執人九十六送與王家自行戮噫
嘻乎讓國表雖不真納土表更不臣不見大書三叛人
春秋斧鉞猶如新

世紀高麗背約築九城于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幹
賽敗之幹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

攻幹賽復敗之地理志中都路京城北離宮有大
寧宮大定十九年建本紀世宗美鬚髯長過其腹

又十七年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上曰
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維德其

物若復卻之豈禮體耶高麗傳十年王峴弟翼陽
公皓廢唄自立十一年三月王皓以讓國來奏告詔

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
耄不治以母弟皓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

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峴讓國表來
大畧言先臣楷遺訓傳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

立之意上疑之鄒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峴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峴使皓實篡國囚峴于海島靖至高麗皓稱王峴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峴乃以詔授皓轉取峴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峴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日待皓祈請未晚也十二月皓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

誅逆黨

紀誅徒單貞大興國奴也

金綱目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徒單貞伏誅討其與弒熙宗也熙宗之弒同逆者九人海陵以淫虐不良死秉德唐括辨忽土阿里出虎爲海陵所殺烏帶爲妻所殺李老僧以反誅惟貞與大興國尙在興國久擯不用貞雖閒居以世姻安榮自如世宗念其大逆不可以私恩曲念遂正法并其二子及妾而宥其諸孫未幾磔興國于思陵逆黨殆盡

咄汝奴掌符鑰鑰不啟亂不作咨汝貞為世姻姻不叛
 亂不成深宮二鼓擲佩刀一刀血射燕雲高君王性命
 輕鴻毛元凶漏網二十餘年如潛逃天公有意不使死
 留待聖明為臬示汗宮薦棘事雖遲亂賊膽寒從此始
 多事青宮太子妃當年轉恨締姻非藁階已見典刑正
 孫子仍看恩澤施

掌符鑰註詳生日禮 (逆臣傳) 天德四年大興國賜

名邦基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

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

邦傑因其弟進濫厠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

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

謀弒逆逋誅至今為幸多矣遂傑于思陵之側 (又)

徒單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

與海陵俱弒熙宗後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

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爲大原尹
頃之有司奏海陵已敗爲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于
是宗幹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女降永
平縣主貞不稱駙馬都尉章宗卽位追封貞爲太尉
梁國公子陔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
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

東宮行

紀訓儲也

〔本紀〕十一年十一月戊寅幸東宮上謂皇太子
曰我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有經
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
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
宗曰我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
不以遺汝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
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
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于父焉
有忘報于子者乎朕御下惟
以誠實耳羣臣皆稱萬歲

金史紀事本末 卷六
鸞車鹿鹿東宮來前星拜伏承華開諭德贊善左右侍
鄭松執簡同追陪憶昔唐宗稱有道尙有高麗須致討
李勣無恩姑出之他年僕射加還早我謂此言殊不類
馭下以誠不以偽賜帶補外彼自慚買馬不問我猶愧
孟浩涼樓諫草留祖宗純厚是貽謀不須博望通賓客
焉得南皮事宴遊

顯宗傳

止宗聞儒者鄭松賢先爲同知博州防禦事

致仕

爲左諭德詔免朝參令輔太子讀書松以友

諭自處帝嘗顧松使取服帶對曰臣忝諭德不敢奉

命帝改容稱善十年八月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

保壽王爽奏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

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安敢輒

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宮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

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帝諱允恭世宗第二子

母曰明德皇后烏林答氏地理志承華殿者太子所居之東宮也賜帶補外註詳前金帶論本紀十四年九月上退朝謂侍臣曰朕于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狎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中嘗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托以買馬朕知而不問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甚如有疾又七年勅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蜘蛛盃

美顯宗也

顯宗紀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帝將食有蜘蛛在粥盃中涅合恐懼失措帝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墜此中耳豈汝罪哉

鼠涉飯不食著書傳王充沙雜粥不食擲杯聞林宗嗟彼蜘蛛盃仁厚仰東宮賦資洵純粹諭德更從容邪蒿

早見斥鮑魚寧上供以彼涵養力成茲寬裕衷粥盃進
自下蛛絲來自空無端兩相值過豈在庖饗有髮棄勿
論聖德將毋同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七月戊子
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

守國寶

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四方陰受其
賜乃承命守國天促遐齡惜哉

顯宗紀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詔帝守國作
守國之寶以授之世宗曰今巡幸或能留一二
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利但能不
墜父業即為克家子也帝對曰臣在東宮二十
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
責二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

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參政。輔
汝。彼皆國家舊臣。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
心公正。無納讒邪。一月之後。政事自熟。帝流
涕。堅辭左右爲之感動。三月。世宗如上京。

農種田。商營利。子克家。宜主器。守國之寶。親手頒太子
堅辭至流涕。至尊含笑對重光。政事由來好共商。養子
投老望得力。我自權爲太上皇。東宮泣無語。再拜送君
去。朝夕理刑名。出入閑侍御。採蓮數朶香。拜陵一鹿鏹。
宵來夢寢門。時向上京住。天旋日轉行。相見誰道此生
難。會面凶問驚。傳好水川御袍溼。透熙春殿噫。嘻乎母
賢不爲天下母。子賢不爲昊天子。玉碑左右不忍看。宜
爾子孫錫繁祉。

顯宗紀初帝在東宮或攜中侍步於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嘗限阻此輩見帝守國各爲得意帝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語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得入五月帝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係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啟稟刑名帝自披閱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近侍報瑤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遊廢事採致數花足矣二十五年六月帝不豫庚申崩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好水川計聞爲位臨奠于行宮之南大慟者久之帝在儲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時哭臨侍衛軍士皆爭入臨伏哭于承華殿下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慟哭七月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慟哭久之北葬親臨者六帝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陰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先獵射一鹿獲之卽命罷獵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好生蓋其天性云

楊詹事

美楊伯雄也

宋傳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宏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湯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謚莊獻

前有張後有楊。擊壤亭畔仁風揚。懸明鏡。工色聽。眉睫得情同。鎮定一卷書。堪對碧穹。清涼思與萬方同。瑤山往鑿箴東宮。畢生忠實無面從。噫嘻乎。人心險與山川比。緩語低言養相體。是非不取當于理。焉得五京六百三十二縣處處爲說楊詹事。

張浩傳改平陽尹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

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本傳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

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海

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嘗乙夜問鬼神事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

生或問真官何以免罪曰汝置一厯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夏日海

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苦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

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大定初除大興尹丁母憂顯宗為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

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為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往鑿進之及進羽獵

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為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知伯雄忠

實皆莫及也宗賢傳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縣明鏡于公署趙元傳

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觀者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

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于肩捷問耳〔本紀〕上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爲公廉賢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爲方見本心如招討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繼爲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不能固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完顏奴申傳〕劉祁曰爲宰執者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本紀〕上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爲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多朕甚惡之〔地理志〕金襲遼建五京置十四總管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北面大王

紀梁肅也

〔元〕好問續夷堅志參政梁公肅爲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八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國書選于朝孰可爲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

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閩內翰子秀
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為北面大

王遂

卒

曹子建。遮須王。韓擒虎。閻羅王。紅雲一朵捧玉旨。牽馬
更得北面王。北面王。心正直。朝廷事。資碩畫。詳問曾爭
受國書。公平到處輸民力。當年記得大風吹。吹到揚州
絕世姿。芊氏負來鍾建背。山神送出相公妻。騎箕此日
從天召。天賜夫人應並造。諸孫若起大王祠。威嚴應似
閩山廟。

本紀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

往蓬且母葛氏常減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九

定三年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四年通檢東平大名

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

通檢爲準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
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
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
使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世宗大喜
未幾拜參知政事二十八年薨諡正憲續夷堅志
廣寧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獐惡林木蔽蔭
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
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梁
公自言我能昏暮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慙
之明嘗奮袖徑去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
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梁公笑曰我負
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至見是一美婦人氣息奄
奄牀若昏醉良久開目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
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颺神識散亂不知
何以致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
至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
仕通顯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兵亂後梁
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元郝經天賜
夫人詩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
當筵滅明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

氏忽從鍾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
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
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
壻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東平書記

紀宋辛棄疾也

〔金綱目〕大定二年山東人耿京作亂據東平以
附于宋海陵不道思亂者衆京據東平自稱天
平節度使使其副辛
棄疾奉表附于宋

南行青兗骨格奇東平來往着翅飛豪僧悍將恣反覆
隻手縛之如縛雞人材千古匹温嶠權歌九曲傳武夷
朝廷當與除一帥假以便宜無阻礙閫中將將惜無人
但道殺人如草芥滁州寂寞繁雄館飛虎湖南營柵變

空題六十一上人。閒殺備安錢萬貫。北党南辛盡不羈。

晚年落職恨離披。惟餘湖海元龍氣。留和東坡鐵板詞。

南宋書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亦聚衆千餘。棄疾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匈我三日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之。建康召見。授承務郎。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行在。斬安國于市。棄疾時年二十三。改判建康。孝宗召對。時帝銳意恢復。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美芹十論。獻于

朝講和方定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招流
散教民兵乃叛莫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
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
見提江西刑平劇盜賴文政遷兼湖南安撫盜連起
湖湘棄疾悉平之乃疏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
名專聽帥臣節制詔委以規畫一月飛虎營柵成雄
鎮一方兼江西安撫棄疾爲憲時嘗攝福州每漢曰
福州前鎮大海爲賊之淵帥臣空竭緩急奈何至是
務爲鎮靜末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曰備安庫又
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
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閭王殿遂落職
寧宗召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嘗同朱熹
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初王丞相欲除棄疾一帥周
益公堅不肯王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曰不然
凡幼安所殺人命在我輩執筆當之王遂不復言
錢士升論曰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南宋罕有
其匹朱珪名蹟錄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蓋破
其姓文也詞話東坡詞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
然歌之覺天風海宇逼人辛棄疾有稼軒詞
亦豪放人稱蘇辛或云辛劉劉謂劉克莊

明德孫

紀太孫嗣統也

章宗本紀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東宮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子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世宗謂曰宮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阨塞十一月詔立爲皇太孫稱謝于慶和殿世宗諭之曰爾年尙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爲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

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明

年正月朔改元明昌

按

麻達葛今譯作瑪達格

地衍氣清麻達葛天誕太孫秋七月百真一偽不容參
至訓昭回頌貽厥羅羅國語不生疎長日時看輿地圖
儉德箴從拾遺進登聞院許萬人呼良鄉固節懷明德
豈以涅磨損堅白光孝承華雖促齡元妃有子終非嫡
芝草嘉禾瑞應連鳳凰又到鼓山前新詩穀雨傳千葉
赤氣司天恨十年

世宗紀二十五年上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

右丞幹特刺對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事當任實一

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本紀二月

乙丑勅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賞鎖戶其令開之

六月辛卯拾遺馬升上儉德箴 固節計詳良鄉怨

顯宗紀追諡體道宏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承華

殿東宮所居 石琚傳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

以問琚琚屏左右日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

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日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

搖矣世宗悟而止 本紀明昌五年十二月癸未勅

尙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泰和二年八月丙申

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 蔣一葵堯山

堂外紀雲龍川泰和殿五月開牡丹章宗賦詩曰洛

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

天公造物本無私 天金國志泰和四年三月中天

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

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

孔明傳

美徒單克寧也

本傳章宗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
周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

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
克寧侍立益敬無何進位太傅兼尙書令賜尙
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
譯諸葛孔明傳賜之

建太孫書屢上勃安劉君王獎太孫旣登極十倍過劉
禪不忘習顯功乃譯孔明傳當時假使同諸王太孫不
處慶和殿焉知鄭王鎬王事不於大定季年見噫嘻乎
老臣心天下計兩朝授受資開濟不比南朝帶汁稱臥
龍木牛流馬笑令公

本傳二十五年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皇太子計
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
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
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畧曰今宣孝
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
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

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
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
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
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
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
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
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
最長其母張元徵女元徵子汝弼爲尙書左丞二十
六年出汝弼爲廣平尹干是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
相原王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章宗雖封原王
爲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于世宗世宗
嘆曰克寧社稷臣也十一月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
爲皇太孫明日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
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二十八年十二月
乙亥世宗不豫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
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
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
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二十九年正月世宗崩于福
安殿是日克寧宣遺詔立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

世宗諸子傳

四年

鄭王永蹈以謀逆見誅

會鑄王

家奴德哥首承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
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詔賜承中死岳
珂程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
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遊見其議論自負莫敢撓
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
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忘
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恚
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陳景
俊爲隨軍漕漕先行餞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
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
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虛也旣敗自度不能振對
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座謂人曰
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龍州詞贈郭殿
帥云細柳營開團花袖窄人指汾陽郭令公按郭倪
郭杲皆韓
侂冑黨

孔廟碑

紀崇文教也

本紀明昌三年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
聖廟畢勅黨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
其檢討典故以問金石萃編大金重修至聖
文宣王廟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
修國史上護軍馮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黨懷英奉勅撰并
書篆額監修官從仕郎曲阜縣主簿權縣事劉
霽同監修徵事郎宣聖廟教授聶天覺四十九
代孫琛瑋璘摹勒五十代孫瑱揚同摹勒承安
二年三月旦日訖功楊元刊碑凡十六段承安
二年月日銜名一段五行隸書居中餘十五段
多元人題記及詩四周刻之字體不一附列于
後

明昌重儒術。邁古前無例。巍巍素王名。避諱同古帝。廟
置下馬碑。澤普衍聖裔。憶昔數仞牆。先秦等閒棄。漢高
祀太牢。廟始見載記。永平周孔偕。庠序乃秩祀。歷唐貞

觀中一尊定二祭所。嗟滅裂久。營建須明。備勿使僧道流。祠宇獨閔麗。近來進士荒。不知唐書事。尚有党懷英。制詔時。愜志庶擬虞世南。碑文煥萬世。

廿二史劄記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本紀明昌三年十一月尙書省奏翰林侍讀學士党懷英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特賜進士及第附王澤榜俟春暖召之丙子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四年八月丁未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字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僧老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閔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党懷英傳字世傑。故宋大尉進士。十一代孫。馮翊人。章宗初卽位。好尙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

日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日進士擢第
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日今
時進士甚減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明昌
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承安二年乞致仕明年召
爲翰林學士承旨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
書在西
安府學

朱先生

紀重真儒也

通鑑綱目光宗紹熙四年陰翎昌以朱熹知潭
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

命

周東遷生聖人宋南渡生先生先生聖人之後身大綱
大紀賴以存所學四字樸而醇慕之實過胡邦衡去國

靈芝湖上寺峩冠濶袖誰相似但願四十六日再立朝

星軺載德先生至

熊鈺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淳熙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入奏事有

要之于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
宋稗類鈔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檜持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

四朝聞見錄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偽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

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
續資治通鑑初朱熹每進講敷陳開

析明白可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聰者罄竭無隱至是閏月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

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

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裁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
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
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
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
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卽附奏謝遂行工部侍
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
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
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既去侂
胄益無所憚矣

購遺書

稽古右文紀盛事也

本紀泰和元年十月壬寅勅有司購遺書宜尙
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
官爲贍寫畢復還之
仍量給其直之半

君王愛書如愛色寤寐輾轉恣反側君王購書如購寶

有司筐篋頻傾倒。陳農謁者相後先。丹壺合雒尋叢編。
崇文總目冀無闕。二十六部詩集何足言。我聞當年師
入汴。網載琳琅四庫徧。深宮乙夜足披尋。廣購精鏤似
無厭。豈知君王戀索邱。嫺嫺宛委輒想逍遙遊。大車三
萬載不盡蓬萊院裏一一善價求。君不見磁藍賤泥金。
字貼籤終日勞。題識可惜史官記。載疎一朝偏失藝文
志。

本紀明昌二年四月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
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
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五年正月詔購求崇文
總目內所闕書籍天定國志宣宗貞祐二年五月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萊
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按此宣宗遷汴事周

嘉胄裝潢志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貼
籤殊臻壯偉之觀高宗亦用之按金史無藝文志

酒萬尊

紀章宗初政不遠大定也

本紀永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
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
賜民縱飲按章宗
生辰為天壽節

三省入直一壺不得天子萬年陶然共適一解禁翹禁

麴御廚酒熟市無醉人太平未足二解暖湯濟貧圍塲

採薪堯舜未遠終日飲醕三解賜我萬尊報君千瓶中

衢斟酌滿懷皆春四解

本紀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梁肅傳
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榷酤

法民間粟麥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
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
村權行停止不報 〔本紀〕明昌四年諭大興府于暖
湯院日給米五斗以贍貧者 〔又〕二年十一月乙巳
以薪貴勅園場地內無禁樵採 〔又〕元年九月
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盧溝橋

紀利行人也

〔河渠志〕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使旅往來
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二十九年六
月章宗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
命建石橋三年三月成勅命名曰廣利有司謂
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
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爾左丞
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古況罔利之人多止東
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于觀望也遂
從之 〔長安客話〕盧溝橋金明昌初建正統間
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獅子數百枚情

態各異

燕南燕北風浩浩。水勢奔騰沒衰草。一從封冊加安平。
千里渾河復故道。長橋臥波如臥龍。車聲籠背常隆隆。
霜花如錢馬鬣濕。行人來去隨西東。兩崖建廊依廣利。
居庸蒼翠望無際。披雲樓與歇涼臺。那及此間資普濟。
當時治繼小堯舜。桑乾一線開奇境。秦皇鞭石笑荒唐。
鄭相乘輿不知政。楊柳絲絲拂狡獬。薊門烟樹共迷離。
留得明昌舊時月。河梁長與送輪蹄。

〔世宗紀〕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于上陽村。〔大金集禮〕大定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奏稟言事者以盧溝河水勢泛漲損壞民田乞官爲封冊神號建立祠堂檢討得典故止載祭祀岳鎮海瀆其山林川澤之神

有功德于人者乃降封爵未有非在祀典止用損壤
民田賜號建廟之理難准所言施行從之又大定二

十七年禮部准戶部工部關省批三部呈承省劄奉
聖旨黃河聖后廟盧溝安平侯廟仰修蓋得好者教

本縣官以時祭享祀其祭祀之物官為約量應副為
此下太常寺檢討差官禮數蒙批呈訖奉台旨仰行

下所屬每歲委本縣官長春秋致祭餘並准呈送部
按盧溝河即桑乾河俗曰渾河亦謂黑水河宋敏

求謂之蘆菰河元史謂之小黃河徒單克寧傳初
盧溝河决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

日鬼神雖不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徒單克寧奏曰神
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勿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

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屠之事故克寧
及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

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雖風雨晦冥皆見
陳循等寰宇通志金章宗避暑亭在薊州西五里

又房山縣志茶樓頂在縣西二十里上有金章宗歇
涼臺趙秉文盧溝詩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

出京華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北平舊志載金明昌
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為古風或演為小曲所

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
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已至永
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唱和更薊門飛雨爲薊門烟樹
或又增益二題爲十景和者相屬因而十室之邑三
里之城以及琳宮梵宇靡不
有八景十景詩可憎甚矣

樂善居士

紀豫王永成也

一世宗諸子傳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永
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
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
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垂鄭王誅鎬王絕興陵
諸子危岌岌鶴野居士何謙和日引文士相切磋牛刀
莫施自執卷驥足難展還高歌天家骨肉本難狂覆轍

永中緣母舅奢淫梁孝卒憂疑樂善東平終不朽玉牒
憐君美譽騰忠誠何待啟金膝惟應斟酌如菴稿煮茗
焚香話太平

〔大金國志〕明昌四年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
于屬為叔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

謠言日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
知不知〔鎬王永中傳〕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

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
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幹

以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王傅尉
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懋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并

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詔遣鞫問
旋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懋等皆棄市〔本傳〕明

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猛安明年進封充坐
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有曰叢爾趙

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政府固生刀之莫施方思驛
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國憲又曰昔東平樂善能垂

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禍昔人所行可爲
龜鑑旋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
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中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
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之語當世榮之
功子塿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
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
來故事終日不聽容去樂而不厭也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號如菴小藁

孝友傳

美化行自上也

序曰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
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
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
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按六人一溫迪

罕幹魯補一陳顏一劉瑜
一孟興一王震一劉政

隆慶宮啟鳴雲。璇矐矐曉日君王朝。鼎大可觴樂陶陶。

僧尼不許忘屬毛。割股廬墓非刻雕。移以作忠在爾曹。
 咄哉議論笑臣僚。瀟質未能使操刀。不見漢家取士條。
 孝弟力田科自高。孤犢觸乳陳元驕。一卷孝經化不勞。
 卽令希覲難預料。善行終勝蠻都澆。區區絹帛同弓招。
 授以政事玉燭調。進士教授想風標。六人一傳千秋昭。

按隆慶宮徒單太后所居本紀或月五朝或月六朝
 史不絕書明昌二年薨 溫迪罕幹魯補傳年十五

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於墓側母疾割股肉療之疾
 愈詔以為護衛 本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

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
 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

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狃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
 父母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又詔賜棣州

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
 上因問宰臣日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

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上日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覬僞爲者然僞爲孝弟猶不失爲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又明昌五年尙書省奏提刑司所察廉官而大興主簿蒙恬蠻都亦在選中上知其人曰蠻都澆浮人也升之可乎其再察之又明昌三年六月丁未以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仍主教授一等職任

棗强田

美路伯達也

路伯達傳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而許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强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

終萊州觀察判官
鐸最知名別有傳

玉吐鵲官有署金總管佛不鑄人人思向金穴住卓哉
侍郎使宋旋金銀千百表助邊還之深閨涕泗漣瞻學
買得數頃田嗚呼不貪古所寶誰道此生志難了高情
賴有百年妻成德咸知德並飽相看膝下盡明珠惠洽
京畿食報殊留得虛舟十二訓淵源先澤美何如

完顏匡傳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鵲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金總管詳前鑄佛金註
路鐸傳伯達子也為景州刺史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日路鐸十二訓皆訓人為善徧諭州郡使知之鐸為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
路伯達傳上問羣臣日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日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闕

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獵禁嚴京畿數百里內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